

首獎

作品：宅男物語 得獎者：黃文鉅

黃文鉅，一九八二年生，新竹人。現就讀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。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雙溪現代文學獎、入選年度詩選等。著有地下詩集《在劫》。



得獎感言：

漸漸走到了愈來愈害怕「失去」的年紀。這一兩年來，生活的地層，經歷了巨大的鬆動。不斷失去以後，我學著質疑那些曾經信以為真的奧義。原來，在某段年歲失落某些東西，並在記憶裏預留罅隙，乃是不得不的必須。宅男之途，其實是變相的救贖，抵達殘忍現實中難以降落的星球。感念父親母親。也感念在創作路途上，鼓勵過我的師長和朋輩。

宅男物語

我是宅男。

我總是足不出戶，習慣家裡蹲。外表不修邊幅，時常鬍渣滿面。我晝夜顛倒，像蝙蝠。生命泰半浪費掉，拖拖拉拉難以自拔。一天只吃兩餐，不是為了減肥，純粹乃時勢所致。

身邊女性友人都羨慕我有「苗條」的好身材。我看起來一派斯文，蒼白（但並非你們臆測的那種娘炮，也別強做解人以為宅男都是些見不得人的恐龍族）。有人說啦，我左臉像太宰治，右臉像年輕一點的三島由紀夫（請不要說我自戀）。我寧願當個孤芳自賞的才子，也不願當個過街如入灶廚的痞子。我腦力有餘，體力不足。我不常被太陽曬，比較常曬月亮。唯一的運動是爬樓梯。總之聽人說，「大隱於市」的指數愈高，就愈有成為「宅男」的潛力。

御宅族（Otaku），日文原意是指過度耽溺於某物事的人。根據「維基百科全書」的說法，有資格被封為「御宅族」的傢伙，通常是指不論在知識或技能上都遠遠超過一般人的ACG（Anime、Comic、Game）迷，而且心神投入的狀況，可謂鶴立於ACG迷，堪稱王道之佼佼。

「御宅族」在日文裡原本帶有似有若無的貶意，然而此輩中人近夕暴增，詞意又漸趨中性。大體而言，這詞語的褒貶感因人而異，其中不乏以此為榮者。過渡到了台灣，又衍生了「宅男」一詞，主

要指那類幾乎不涉市井江湖的男性同胞（如我），其中也暗喻了對於某物事的過度耽溺，甚至有點離群索居的調侃意味了。

因應後現代潮流，資訊多元膨脹，御宅族的種類與時俱進。除了ACG之外，台灣的「宅男」與日本的「御宅族」頗有些出入，充分展露出「宅男在地化」的海島本色。

比如說，日常雖不「健談」，然而私底下個個自封「健談」好手。宅之所以為宅者，顧名思義，即是一天二十四小時裡，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虛耗在家（癱坐電腦前，兩眼巴巴）。更甚者，可以完全不越門檻半步。

所以，你大可想見宅男的衣櫃有多窮酸，不僅衣服少得可憐，也不太熱衷打扮，但不至於面目可憎顧人怨（某種程度而言，宅男算是另一種「居家型男」）。

宅男依嗜好、習性有所區別。有的蓬頭垢面而沾沾自喜（自欺嗎）；有的仙風道骨而遺世獨立（自閉吧）；當然也不乏文質彬彬，卻心如死灰者（自逐矣）。表裡不一的模樣，總令我輩父母萬分詫異——電腦如許可怖，竟將孩子的三魂七魄牽走——他們抓破了頭皮也料不到，足不出戶的現代宅男究竟其來何自。也許他們會懷疑自己上輩子造了孽以致這輩子生下怪胎吧。

宅男的口語表達不太流利，所以宅男不太喜歡跟人說話（偶爾怕口吃）。宅男生性閉俗，難登大雅之堂，要嘛一開口就哄堂噓聲連連，要嘛就是講冷笑話搞僵了氣氛。宅男總是莫名其妙就被發「好人卡」（而且是V.I.P.級的）——（異口同聲，啊，你人真好耶）——看似木訥忠厚，成天被稱做「好

人」的濫好人。畢竟成天「宅」在房間，壓根不可能為非作歹。就算要，恐怕也沒那本事兒。

宅男情同不慎涉入蘭若寺的書生，注定落魄無門，窮盡畢生的精氣，也無由救贖。鎮日戍守電腦前，除了掛線在BBS或MSN上賣力「鍵談」之外，就是ACG了。據可靠消息指出，宅男將是人類遭到數位科技制約後遺症的首部曲。網路成癮，淪為宅男生命中不能迴避之輕。

在宅男世界裡，人際互動漸漸分崩離析、乃至變質、扭曲。我們再也回不去現實的世界，一味義無反顧投奔虛無的疆界——自以為遼闊，其實疏離。看似峰迴路轉，卻是步步絕境。彷彿回到了現代性興起的十八世紀。人生忽然就變得好好存在主義。

宅男的成因其來有自，不乏歷史脈絡可循。相傳孔子之子孔鯉，自幼博覽群書，每當他巴望著窗外孩童奔跑嬉遊的身影，便會躡手躡腳溜至門邊，孔夫子見狀只是一派正襟危坐，問道，十三經讀完了沒呀？於是，可憐的小鯉只好乖乖回到書房。接二連三又試圖開溜了幾次，都被父親給抓包、勸退了。（唉，孔鯉的早夭勢必與此有關。）其之所以宅者，非其所願，遂導致抑鬱而亡。反觀現下的宅男，心甘情願賴在家，頗有「雖千萬人吾『宅』矣」的氣魄。而孔鯉確實可謂古代宅男之首選。

再者，歷代秀才、舉人之流，也是名符其實的候選宅男。閒來無事家裡蹲，這票「K書之王」，十年寒窗，唯有無語問蒼天。他們不像現代人，抽空就能出門摸魚、串門子、壓馬路。相形之下，古人足不出戶多半事出有因，現代人足不出戶的理由卻相當令人傻眼。

話說回來，宅男族群中除了「哈電（腦）族」占最多數，尚有「漫畫族」、「類型小說族」、

「手機族」、「模型族」、「拼圖族」、「音樂族」、「哈日哈韓族」、「嗜睡族」、「月光族」、「莫名其妙族」……光怪陸離無奇不包。我們好比《神雕俠侶》裡的楊過或小龍女，自詡古墓派傳人，不食人間煙火，終年窩居山洞，潛心修習《玉女心經》、鍛鍊等級（線上遊戲的武藝累積關卡）。餓了，就喝蜂蜜……喔不，是喝飲料、吃泡麵、嗑餅乾。累了，就聽它三千首流行情歌，沒日沒夜不打烊。永不無聊，永不匱乏，生命為我們重新開啟了一扇大門，任我們在虛擬和現實的國界穿梭無度。

如果在房間，一個宅男……可以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了，一點也不無聊，除了偶一回魂的寂寞之外。比如看韓劇看到灑狗血的橋段，即便放聲大哭也不用害羞。又比如現實裡我只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窮酸樣，一旦涉入線上遊戲的世界，除了執戟持盾，我還可以使出渾身法術，斗轉乾坤，哪怕萬夫也莫敵。現實世界的渺小，在宅男的世界裡，獲得無限上綱、放大的權限。我們擁有自己的轄治，與主宰。我們是自己的王。儘管在別人眼中，我們只是一群無所事事、阿里不達的瘋子。

就我個人而言，雖非百分之百的典型宅男，倒也十之八九。我可以坐在電腦前泡ㄉㄉ版泡掉一整個下午。再不然就窩在房間玩線上遊戲、聽音樂、唱歌。反正樓下就是便利商店，一次採買三天份的乾糧綽綽有餘，沒輒了叫外賣也行。寂寞難耐我就跟我養的寵物說話。通常我說，他們聽。我多麼希望某天，能夠和牠們以（人）物易（寵）物，知己知彼。我涉世未深，對於外界盛傳的人性深不可測感到難以理解。

我了解電腦的硬體構造，反而比了解人腦活體還要來得透澈。電腦的世界乍看複雜，實則井然條理，只須耐心摸索，就能夠和它們靈犀相通，縱橫無礙。相較之下，人腦就複雜得多了。我曾經想用理解電腦的方式來理解人腦，卻總是徒勞。

盆地的日子，我獨來獨往，優柔寡斷，以及懶。我懶得在這座故做神聖的學術殿堂裡交涉一場又一場的福馬林人際，這種氛圍令我作嘔。我常常為了是否出門吃飯而猶豫不決。更常為了無聊的學術研討會與課堂發言而進退失據。

有時水深火熱熬論文，寫著寫著就忘了（或懶得）吃和睡（小學課本上教的成語「披星戴月」、「廢寢忘食」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）。我酗大量的咖啡，酗到胃抽筋，然後是漫長難熬的戒嚴時期。楚歌四面，我對體制的質疑沒有一日減少過，但我卻一再說服自己，用意志力死撐。

何苦來哉。

我們依照別人的價值觀，為自己的人生做選擇，到頭來，竟是像一枚繭般的不快樂。熬夜成為宅男不可或缺之必要。我常常望著窗外漸層的天色，由黑轉白。眼袋層層發黑深陷。破曉前的那一刻，我茫然舉目，將這狹仄的房間掃視過一遍。我居然發現，扣除掉奔馳在虛擬世界的那一片大草原，以及莫名的忙碌之外，我在這個世界裡殘喘的倚賴，就只剩下NB、POD、Wii（任天堂主機）、PS3（Play Station III，遊戲主機）了。在這陽光將現未現的瞬間，我的心底居然閃過了巨大的荒涼：原來，現代人的生活，竟是那麼樣、那麼樣的，寂寞啊。

我發現我連說話都漸漸嫌累、嫌煩了。K常說，我們這樣的人生觀好頹廢。我不以為然。誰都沒有資格替別人的生命下註腳。哪怕，在許多人眼裡，我們彷彿追隨著太宰治遺履的混世無賴，註定了要背負「人間失格」的宿命吧？

我有時候會懷疑，自己是不是變得愈來愈像《地下室手記》裡，那個自囚無休的活死人。又或者，我其實成了《變形記》裡的那隻蟲，早已喪失了回歸人群的能力——除了「宅」，我們的人生究竟還剩下些什麼呢？就算出門了，對我而言，不過也只是從一個房間轉移到另一個包廂罷了。空間的轉移對宅男而言，並沒有多大意義。

因為真正宅的是心境，而不是形而下的環境。

我試著養貓、狗、天竺鼠、孔雀魚。我喜歡和牠們說話，然而牠們不會理我的，我明白。但我仍然喜歡說著。似乎這樣的傾訴可以告別掉一些什麼。我希望，有朝一日我能和宇宙裡的各種生物溝通無礙，如同我在虛擬世界那般自在。

在此之前，我語無倫次，碎碎念，和自己的孤寂故做相安無事。然而這又未免太王家衛了一點。

《重慶森林》裡的梁朝偉，卸下白日的包袱（維護公理與正義的警察制服），只一件汗衫、四角褲，蹲在馬桶上，對著肥皂、毛巾，喋喋不休。鏡頭一轉又跳到了《花樣年華》，在吳哥窟對著蒼老樹洞滔滔不絕的梁朝偉。又或者……（我還可以想出更多更多，但我不願再想下去了，底下請閣下自行揣摩吧。）

自認無所不能研究的學院裡，有人試圖深究過宅男的心理嗎？宅男也許是另一種變相的自欺？那麼，宅男是為了逃避些什麼？

忽然想起《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》裡，那個因為童年受創、屢屢愛人卻一再慘遭背叛的松子，生命如此乖違，簡直要讓人尖叫了。令我詫異的是，她卻不屈不撓（這個過時的形容詞有使用之必要，但我所指的並非勵志小品的那種老掉牙），猶如銅皮鐵骨，哪怕被男人毆打、傷害，都不服輸。後來，又一個心之所陷的男人，狠狠背棄了她。

從此就麻木了，從此就遁入黑暗，不再信仰，不再愛。不再回到，真正的現實。而後以「宅女」之姿，自暴自棄，窩在房裡，癱在床上看電視，吃喝拉撒，似乎這樣子就可以斬斷傷痛的荊棘，以為不快樂全都可以遺忘。

在房間裡，一切華麗的寓言，都淪為腐朽的垃圾。就這樣子，拖著脂肪積累、漸行腫脹的肉體，日復一日度過餘生，直到某天遭人謀殺……（如果，某一天，我謀殺了我自己……）

其實，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變成宅男。我是當了宅男之後，才開始學習做一個宅男的。

宅男正如同羅馬並不是一天造成。我洗之不去的黑眼圈和永遠曬不黑的皮膚恰巧是尷尬的對照。正所謂，宅男不懂浪子淚，浪子不懂宅男悲。宅男之靜與浪子之動，兩者之間，似乎貫串了某種直見性命的禪意。

嗚呼哀哉！我是宅男。

評審意見

宅而不窄

◎莊裕安

分明要跟約翰·唐恩抑或海明威抬槓，沒有人是一座孤島？

「我是當了宅男之後，才學習做一個宅男的」，這句話說得何其巧妙。既然變成獨木舟，就不要再想有松鼠、貓頭鷹與蝴蝶圍繞的黑森林。順著水勢划下去吧，唱唱自顧自的孤島小夜曲。

這篇散文最可貴的地方，就是打破宅男自閉的印象，願意跟宅外的讀者溝通。文章開頭，不能免俗，要為宅男的緣起、特徵、類型、習性界說一番，練字精準而慧黠。

千字過後，孔鯉既出，作者的體味就濃起來了。杜斯妥也夫斯基、卡夫卡、王家衛、山田宗樹，還可以把刻畫「金鎖怨女」的張愛玲與創造《麥田捕手》的沙林傑拉進來。作者不免有自我抬舉的況味，但拉大古今中外宅男宅女形象，呈現出「宅而不窄」的光譜。

從起先「生命泰半自覺浪費掉」，耽於變成一隻百無聊賴的倒掛蝙蝠，到終章「宅男之靜與浪子之動，似乎貫串了某種直見性命的禪意」。作者雖然安於當一個「可恥甚至無可救藥的」宅男，卻有近乎勇的擔當與解脫。

同情與理解，讓我們體認每個人身上都埋有相反的性格原型，比如哈姆雷特的踟躕與唐吉訶德的奔張，比如宅男可能埋有一顆想放逐流浪的心。總之，這傢伙真是很會利用低調的自暴自棄，讓我們不得不有點想溺愛包容他。